

L' é tranger
La Peste



〔珍藏版〕

局外人·鼠疫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◎著

吴立静 刘合文◎译

“存在主义”文学大师，“荒诞哲学”代表人物

在荒诞中奋起反抗，在绝望中坚持真理

卡夫卡唤起怜悯和恐惧，乔伊斯唤起钦佩，

普鲁斯特和安德烈·纪德唤起敬意，

加缪唤起了爱。



 **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**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局外人·鼠疫

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◎著
吴立静 刘合文◎译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外人·鼠疫 / (法) 加缪著; 吴立静, 刘合文译. —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682-2056-9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吴… ③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②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9363 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/ 13

责任编辑 / 高 坤

字 数 / 256 千字

文案编辑 / 高 坤

版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定 价 / 28.00 元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目 录

局外人

第一部分 /1

第二部分 /58

鼠疫

第一部 /118

第二部 /180

第三部 /279

第四部 /297

第五部 /372

局外人

第一部分

1

今天母亲离世,抑或是昨天,我确定不了。从养老院那里传过来的电报上称:令尊过世,明日出殡,深表哀意。上面没有注明具体的日期,也有可能是昨天。

养老院就在马兰菁,距离阿尔及尔大概五十里^①。如果乘车的话需要花费两个来小时的时间。下午出发,在天还亮着的时候就能够抵达养老院了,在那过夜、守灵,第二天天黑之前回来。老板准了我两天的假,很明显这种情况让他无法拒绝我的要求。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他有些不高兴,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了句:“对不起,老板,您明白的,这不是我的错。”

说完这句之后才突然意识到,我没必要这么讲。我没有做什么

^① 本书中所有距离的单位“里”均指“英里”。1英里=1.609千米。

应该道歉的事情，相反却是他，应该有一些吊唁安慰之举。或许后天当他瞧见我戴的孝，应该会有所举动的。这个时候依然感觉母亲貌似并没有离开，只不过葬礼会提醒我现实如何，应该说，就如同加盖了一个印章在它上面一样……

我搭乘的车是两点起程。这个下午酷暑难当。我比较习惯先去赛雷斯开的饭馆吃上一顿午饭。那里的每个人都真诚地宽慰我，赛雷斯对我讲：“没有人能够代替得了母亲。”午饭吃完之后，所有人都送我到门口。这个时候时间有点赶了，因为我要在剩下仅有的这几分钟里，跑去伊曼纽住的地方，向他借黑领带和丧带。他的叔父前几个月才离世的。

我只有跑着才能赶得上车。我猜想大概是跑得太过匆忙，加之太过刺眼的路面和汽油散发出的刺鼻的恶臭味、车子的摇摆与颠簸，让我感觉困意十足。总而言之，这一路过来，我差不多都是在打瞌睡。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靠在了一个军人的身上。他朝我微微笑着，问我是不是来自遥远的地方，我只稍微点了下头，没有应他。这个时候的我不怎么想说话。

养老院距离村子有大概一里地的样子。我徒步过去。我要求马上见我的母亲，可是守卫对我说，首先要和院长见一见。恰逢院长还有些事，我不得不等会儿。就在等候的这个时间，守卫和我闲聊，之后把我带到了办公室。院长个头不高，头发有些灰白，纽扣那里别着一个蔷薇形状的团队荣誉章。他那双有些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瞧了一阵儿，之后握住了我的手。我的手被

他握了有好大一会儿，我都有些不安了。之后他查看着桌上的一张资料表，说：“穆梭夫人是三年前来我们养老院的。没有什么私人财产，生活上全都依赖你？”

我感觉他有些责备我的味道，我想和他解释一下的，可他一下就打断了我。

“孩子，没必要解释。我这里已经查看过数据，你目前的境况，很显然，是无法照顾好她的。她需要一个人可以一整天陪伴在她身边，但是像你这种工作的年轻人，薪水也不多，自然是无法陪她的。无论如何，在养老院里的日子她是很开心的。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，这一点我还是可以确定的。”

他接着往下说：“在这里她有一些聊得来的朋友，你晓得的，年纪都和她差不多。与自己年岁相当的人待在一处，日子会稍微好过一点。你还是有些年轻，没有办法好好陪在她的身边。”

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。当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总是死死地盯着我，但是我们很少说上几句话。在来养老院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，她经常会伤心地哭。但是这应该只是因为她还没有稳定下来。一两个月过后，要是有人让她搬出养老院，她肯定又会哭的，因为这也让她感到非常痛苦。这也就是我去年很少过来看她的原因。再者说，来这边看望她，因为两地隔的很远，来回赶车的时间就把我的周末消耗光了，买票、来回各花两小时车程的麻烦，就更不用说了。

院长继续往下讲，我却没怎么用心去听，最后他说：

“好了,我想你现在很想去看你的母亲了吧?”

我起身没有应答,他将我引到了门口。当我们顺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,他解释说:

“我早已让人将令尊移到了一个小的停尸间,这样就不会搅扰到住在这里的其他老人。你是知道的,这里但凡有一个人离世,他们都会极度紧张两三天的。当然,这会给我们这些做事的人增加很多麻烦。”

我们步行穿过一个院子,有很多老人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聊天。当我们走近一些时,他们便停下来不再讲;走远之后,又开始低声地私语。他们的聊天声让我想到关在笼子里的长尾鹦鹉,只不过没有它那么尖锐。在一间又低又矮的小屋前面,院长停住了脚步。

“我就送你到这吧,穆梭先生。有用得到我的地方,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找我。初步估计明天早上出殡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灵柩旁守夜,这也是你所期望的。还有另外一件事,从你母亲的一些朋友那里知道,她生前希望遵从于教会的一些仪式举行葬礼。至于这一点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,只是我想你有知情的权利。”

我很感谢他。据我所知,虽然母亲没有宣布过自己是无神论者,可是这一生也没有料想到要去信教。

我走进了停尸间。这间房子相对明亮、干净一些,房间内的墙壁已经刷得很白,上面开着一个很大的天窗。环顾四周,里面仅仅摆放了几把椅子和一些台架。其中有两只台架位于房子的中央,处于开着的状态,上面放置着棺材。棺材盖早已经盖住了,可是螺丝

钉只转了几转，镀镍的钉帽还处在棺木的外面，棺材的颜色是那种深胡桃色。一位阿拉伯女人——我估计应该是护士——正坐在棺架的边上。她身上套了一件蓝色的罩衫，头上包着一块俗不可耐的头巾。

就在这个时候门房从我的后面走了进来。稍微有些气喘，很明显是跑过来的。

“本来我们已将棺木的盖子封严了，可是当你来的时候，他们吩咐我拧开了螺丝钉，方便你和你母亲见上最后一面。”

他朝着棺材走过去，我跟他讲不用麻烦了。

“啊？怎么？”他惊奇地问，“你不用我去……”

“不用。”我回答。

他将那些螺丝起子放回了口袋，有点发愣地看着我。直到这个时候我这才想起我不应该说“不用的”，表情不自觉地有些尴尬。看了我一会儿，他说：

“为什么不？”只是他的语气里没有什么责怪的味道。他只是有些好奇。

“哦，我也不知道。”我回答他。

他一捻他那小白胡子，没有再看我，温婉地说：

“我了解。”

他相貌很讨喜，眼睛是天蓝色的，面颊有些许的红。随手帮我拉了把椅子放在了棺木的旁边，自己坐在后面的椅子上。护士起身朝着门口走去。当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，门房悄悄告诉我：

“她身上长了一个肿瘤，真是可怜的人啊！”

我仔细看了她一眼，瞧见她头上缠着条绷带，就在眼睛的下面，越过鼻梁，除去那条白色的绷带以外，脸上其他的地方几乎看不太清。

她一走出去，门房也站了起来。

“现在你要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了。”

不晓得我有没有给他做了什么手势，他并没有走掉，而是站在了我坐的椅子的后面。这种背后有人的感觉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。太阳开始西落，整个房间全都洒满了悦人的、美好的光线。两只大黄蜂就在头顶的天窗那里扑棱着翅膀，我感觉真的很困，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。我没有回过头瞧他，只问他在养老院里待了多久了。“五年。”回答得很快，让人感觉他早就料想到我会问他一样。

这个问题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，他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。如果换做十年前有人跟他说，他晚年的时候会在马兰蒂的一所养老院里做门房，他是打死也不会相信的。他说，他64岁才从巴黎来到这里。

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愣头愣脑地来了句：“啊，原来你不是本地人啊？”

之后我才想起，带我见院长以前，他和我说了有关母亲的一些事情。他说，她需要快一些下葬，因为这一带的气候有些闷热，尤其是这边的平原。“在巴黎的时候他们会把尸体停放三天甚至是四

天。”过后他提到，他这一辈子有大半的时光是在巴黎度过的，那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地方。“这里，”他说，“什么事都感觉有些别扭。你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一个人死亡的事实，就已经被人拽过去参加葬礼了。”

“够了，”他的妻子插嘴说，“你怎么能够对这位年轻的先生说这些话？”老头子脸上有些红了，向我道歉。我对他说，这没有什么。而实际上来说，我感觉他说的话有点儿意思，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

他接着说，他是以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来养老院的，但是他精神状态依然很不错，当门房的位子空出来的时候，他主动要求接管。

我指出，虽然是这样，可是他和其他在这里的老人一样都是住在这里养老的人，但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。他说他是一个职员。我忽然想起，当他一提起院子里的那些并不比他老的人，他总是在说“他们”或者“那些老人们”，只是后者说的比较少。可是我依然能够明白他的意味。做这里的守门人，从职责和权责来讲，他是稍微高于这里的其他老人的。

护士这个时候转身回来。夜色渐浓，从天窗望出去，天空就好像一下子黯淡了下来。门房将灯笼点亮，我差一点就被这个刺眼的光给晃花了眼。

他建议我应该先去饭馆吃个晚饭。但是我又不怎么饿。他又要拿一大杯牛奶咖啡给我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喝这种牛奶咖啡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没过几分钟，他手托一个碟子就过来了。我把咖啡喝

完后,想抽根烟。但是,守灵时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抽烟。我想了想,应该没有什么要紧的,随手递给了门房一根,两个人都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。

过了一阵子,他又开始说了起来。

“你晓得的,你母亲的那些朋友很快也会来,会和你一起守灵。每当这里死了人,这里总会有人‘守灵’。我应该搬来几把椅子和一壶黑咖啡。”

白色墙壁的反光有些刺眼,我问那个门房能不能把一只灯笼给灭了。“这个实在是无能为力,”他说。他们这边安的灯都是这样的,要么全都亮,要么全都不亮。这之后我就没有再留心他。他搬了几把椅子进来,围绕着棺材放下。同时把那咖啡壶和十来只杯子搁在一把椅子上。之后就隔着母亲,与我正对着坐下了。护士后背对着我坐在了屋子的另一边。我有点看不清她在做什么,可是从她的动作看来,应该是在织毛线。我感觉非常舒服,咖啡喝下去让我整个身子都暖了起来,花朵的清香和着凉爽的夜气从敞开着的大门那儿偷溜了进来。我想我应该是打了一会儿盹儿。

忽然我被一阵窸窣声给吵醒了。眼睛突然睁开,屋里的光线显得更加刺眼。整个屋子被照得没有一丝暗影,房子里的每个物体、每一条曲线都滑进了人的眼底。几位老人——母亲的朋友们——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,总共有十个,差不多都是没有任何声响地从惨白的光芒里闪了进来。他们坐下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响动。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去观察人:他们

衣服上的每一道褶皱、脸上显现的每种表情尽收我眼底。但是他们偏偏悄无声息地让我听不到一丁点声音，你都难以相信他们是否真实存在。

差不多所有的老妇人全都系着围裙，带子被紧紧地勒在腰上，这更加凸显了她们的肚子。我从来没有留心过，老妇人的肚子原来都是这么大的。只是，很大一部分的老头，瘦得都和耙子似的，并且一个个全都拿着根拐杖。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看起来他们都没有眼睛，只有在满是皱纹的眼网中间，透漏出一丝木讷昏暗的光。

坐定下来，他们全都把眼光投向我，呆板地摇着头，两片嘴唇都瘪进了牙齿掉光的牙床中间。我搞不清楚的是，他们是在和我打招呼，想要说点什么，还是只是因为年老体弱而发抖。我有一丁点错觉，以为他们是在和我打招呼，但是却感觉很奇怪，因为这些老年人全都围住了门房，一边在那里窃窃私语一边盯着我瞧个不停。在那一刹那我有一种很荒唐的错觉：他们坐在这里是来审讯我的。

刚过了几分钟，其中的一个老妇人开始抽泣了起来。她坐在了第二排，正好挡住了她的脸，因为有另外一个妇人坐在了她的前面，她有规律地发出哭泣声，让人感觉她可能就会一直这样哭下去，永远都不会停止。其他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她。他们默不作声地瘫在椅子上，动都不动地瞧着棺材或者拐杖，抑或抓住任何恰巧在他们面前的东西。低声哭泣的女人还在哭。我感觉十分的惊讶，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哪位。我想让她停下来别哭了，但是我又不敢和她讲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房贴在她耳边不知道又讲了些什么。可是她

只是摇着头，瘪着嘴叨咕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，又开始像刚才那样坚定地低泣了起来。

门房起身站了起来，将椅子挪到了我身边。刚开始有些不语，眼睛并没有瞧向我，解释着说：

“她是你母亲很好的朋友。她说你母亲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知心好友，只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孤独一人了。”

我没有什么话可讲，静默了很久。渐渐地那个妇人的叹息声与低声的呜咽声变得少了些，擤鼻涕、吸鼻涕了几分钟之后，也开始静默了下来。

我的睡意完全消失了，可是却感觉十分的疲惫，两条腿现在变得很疼。直到此刻我才明白了，是这些人的沉默让我感到疲惫。唯一听到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每次间隔一段时间才能听得到。刚开始我有点不解，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声响。只是，仔细听了一阵就明白了，那是那些老人们在咂嘴——那些奇怪的、让我不解的声音就是这样搞出来的。他们就那样沉浸在各自的思想之中，以至于不明白为什么会坐到这里。我甚至开始感觉，那个他们围绕在中央的尸体，于他们而言没有半点的意义。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完全是想错了。

我们全都喝着门房递过来的咖啡。之后的事情我有些记不得了。夜已经没有任何察觉地溜走了。我唯一还记得的一件事情便是：有一次我把眼睛睁开，瞧见老人们个个都弓着腰斜倚在椅背上睡觉，除了一个人。他将手掌支撑在拐杖的顶端，下巴靠在上臂上，

颇有些吃力地瞧着我,就好像一直都在等我醒来。不一会儿我又睡着了。不久我又醒了过来,因为我的腿已经疼得抽筋了。

天窗上显露出黎明前的天光来。过了几分钟,其中的一个老人醒过来了,一直都在咳嗽。他把痰吐在了方格子的大手帕里,每当一吐起来,就好像是在作呕。他的咳嗽声把其他人都给吵醒了,门房告诉他们到了活动筋骨的时候了。他们马上全都站了起来。经历了这漫长的、煎熬的守夜,他们的脸已经是灰白的了。让我有点惊讶的是,他们每一个人都过来和我一一握手,就感觉一夜的相伴,虽然没有交谈过一句话,却已经将我们的心拉近了。

我早已经疲倦得不行了。门房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,让我洗漱。喝了些他帮我冲的牛奶咖啡,精神才略微有些好转。走出房门,太阳早已经升了起来,处在马兰蓐与大海之间的山陵上面铺满了朝霞。晨风拂面,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海水的味道。今天一准儿是个艳阳天。很久没有来乡下了,如果不是因为母亲,这将会是一次多么舒心闲适的散步啊!

然而实际上,我不得不在庭院的一棵洋梧桐树下等候着。我一个劲儿地呼吸着清爽的泥土气息,精神也大为振奋,睡意尽消。一想起现在公司里面的同事,这个点儿应该已经起了床,准备去公司。对于我来讲,这一向都是一天里最为烦躁的时候。我任由这种思想放肆了约莫十来分钟,忽然养老院的铃声响了起来,一下打断了我的思维。我可以瞧见窗户里面的活动,之后又全都静了下来。太阳升得更高一些了,温暖了我冰冷的脚。门房从院子那一头走了过

来,对我说院长想见见我。我推门走进了院长的办公室,签了一些他需要我签署的文件。我注意到他穿着的是丧服,有着小细条纹的裤子。他边拿起身边的电话,边望向我说:

“殡仪馆的人已经过来有一会儿了,他们需要去停尸间把棺材盖盖紧。需不需要我让他们等等,以便能让你看令堂最后一眼?”

“不用。”我回答。

他低声告诉了电话那头:

“可以了,费嘉克。和工人说直接去那儿吧!”

然后他和我说他也会参加葬礼,我对他表示感谢。他在办公桌的后面坐下来,腿相互交叉,后背向后仰着。他对我说除去我和他两个人之外,只有一个值班的护士去参加葬礼。养老院的规矩是,不允许住院的人去参加葬礼,只是像昨天夜里那样为离世的人守夜是允许的。

“这也是为他们着想,”他解释说,“以防消耗掉他们过多的情感。只是这次我有特别允许你母亲生前的一位好友跟随我们一起去。他叫汤姆斯·贝雷。”院长笑了笑,“这里也有一段很让人感动的小故事。他差不多和你的母亲没有分开过的。其他的老人都喜欢开贝雷玩笑,说他就快有一个未婚妻了。‘你什么时候会迎娶她呀?’他们问他。他也只是一笑而过。然而实际上,这已经变成茶余饭后的笑料了。所以,你应该能够想到,对于你母亲的离世他有多么的难过。我想我是无法禁止他去参加葬礼的。但是鉴于医生的劝告,我没有允许他昨天晚上为你母亲守夜。”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两个人就坐在那里没有什么话讲。之后院长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口，说：“啊，神父已经从马兰蓐来了。他来得有点儿早了。”

他用警告的语气说，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教堂要足足花上三刻钟的时间。说完我们就下了楼。

神父在停尸间的外面等着。站在他身边的是两个辅祭者，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提着香炉。神父正在倾身对着他，调整挂在香炉上银链的长度。一望见我们，他直起腰，和我说了几句，亲切地称呼我为“我的孩子”。之后他带头进了停尸间。

我马上观察到，在棺材的后面站了四个穿丧服的人，同时棺材盖上面的螺丝钉已经铆紧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听到院长说了句“灵车已经到了”，神父便开始祈祷。每一个人都随之移动着。那四个穿丧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块黑色的布，朝着棺材走了过去，神父、辅祭的男孩和我依次走出来。这时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妇人站在了门口。院长向她介绍：“这是穆梭先生。”我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叫什么，但是揣度着应该是院长口里的那位护士修女了。当院长给我们作介绍时，她干枯、消瘦的脸上挤不出半点笑容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们将门口的那条路让开，让棺材过去了，随后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进了一个走廊，来到了前门，灵车就停在了那里。乌亮的方形棺材，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了公司里用的蘸水钢笔台。

灵车的旁边站着一个有奇特装扮的小老头儿——他是负责监督葬礼的，管理出殡的相关事宜。离他很近的是一个样子略显紧张